

◇ 艺坛随笔

画里画外皆性情

——读潘军人物画

胡静

天寒地冻的冬夜，早早上了床，偎在被窝里，在一笼橘色灯光下，读画。对着画上的一个个人物，凝望，审视，端详，内心起了莫名的震颤，生发出欲与人说的冲动。

先说这幅《负暄图》吧。图中秃顶老汉，没着拖鞋，敞着圆鼓鼓的肚皮，仰面躺在瓜棚下的竹榻上，跷着二郎腿，阖眼打瞌睡。衣被从身下滑落，无声无息；几只葫芦从枝上垂下，纹丝不动，如同老汉酣睡的慵懒模样。一种声音沙沙响起，仿佛有无数细小的脚轻轻触及地面。那会是什么声音呢，猜不透。只知道，消暑，如此惬意从容，仿佛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而将来，亦不会发生任何事情，一切已放下，像老汉身下那可有可无的衣被。

我想，我自己，也没什么事去烦恼了，在这个冬日的夜晚。总会过去的，尽管在当时，怎样不堪重负。过去之后，我将以无知无畏迎接每一个灰白黎明，我将心安理得地送走每一个薄暮。

《汨罗遗恨》。苍茫河畔，芦苇在劲风中对抗，立在水边的屈子，形容枯槁。衣袂，被风吹得鼓胀；一头散发，纷披怒飞；一双绝望的眼，令人卒不忍看。远处，一只孤雁，引项奋翅而去。它们不发出任何声息，寂静。穿过脑际的，只是“呼呼”的风声，仿佛一枚方向不明的箭，瞬间将我击中，疼痛。

苏东坡，拄着破竹杖，腆着肚子走着。对，东坡是有肚子的，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曾说他，一肚子的不合时宜。他就这样腆着不合时宜的肚子走着，一直走，没有停顿，没有

潘军

潘军



广陵散 潘军 作

抵达。脚底几片落叶，浸染着深秋的萧瑟。花尽叶落，雪片飞扬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那一双微阖的眼。人生，再糟糕的境地，他也不去看，只一颗心，如同腰间那根随性飘逸的红带，无论如何颠沛流离，也能随遇而安，乐观豁达——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

《广陵散》。嵇康着一袭血红的衣，干瘦的手，指节遒劲，拨弦而起，而头却是扭向后方的。是不愿、不屑看这浑浊的世界，还是与这世界诀别？“世间再无《广陵散》！”整个画面哀怨凄清中有一种逼迫感，有矛戈相向的杀伐气，也有暗如远山的浓雾感，让人憋着一腔愤懑坐起，却又不得不叹着气重新躺下。

张岱，八大山人，徐渭，郑板桥，无不清冷孤傲。《他日相呼》却是个例外：须发皆白的白石老人弓身垂首，面容生动地瞧着脚旁几只毛茸茸的雏鸡，其中两只，正争食一条小虫，那生趣盎然又憨态可掬的模样，让你跟白石老人一样爱饱了，恨不能将它们捧在掌心。一颗心，也变得毛茸茸，温润柔软了。

梁漱溟，倔强地噘着嘴，唇上的一撮黑胡子也倔强地翘着，一双眼睛从镜框下倔强地瞟着。这个倔老头，不逢迎也罢，还挺“耿”，总爱唱反调，总让人不痛快。这位“中国最后的大儒”竟也活到95岁，方落下人生大幕。这是命运给予他的格外恩宠，亦是他“世间法者，生灭法也；生灭不已，不由自主”的出世心态的造化吧。

一介狷狂刘文典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头发根根竖起，恰如一只不好惹的刺猬。看一眼，就想起他在省立安徽大学主持工作时，与蒋介石那场著名的骂战。还有他在北大讲台上，两眼朝上一翻，“庄子，我是讲不了的，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讲不了，还有谁讲得了！”

鲁迅，沈从文，胡适之……那些大师们，无不惟妙惟肖，跃然于纸上。

这些人物画，躯体衣着多是写意，简单晕个轮廓，用笔用墨都极节俭。而关键处，寥寥几笔，无比精准地勾出最能传神的人物表情。这样的人物画，有骨有相，有神有韵，有千般万般……

想来，这不仅源于画家犀利的眼，更多的是对画中人的懂得，体恤，爱惜，还有一脉天真的心。而这，形成了画作独特的魅力。

尾短，背部有凸起的厚肉，当地人叫它“麻驼石斑鱼”，又因形似鲫鱼，又称麻鲫鱼，大部分时间深藏水底石缝，只有在春天转暖季节或秋末阳光普照的时候，才会成群结队在水中游弋嬉戏。

麻驼石斑鱼的肉特别鲜嫩，进嘴不戳，过喉无梗，其味特香。此鱼不宜水煮，只宜油煎拌辣椒同炒，其色金黄，食者无不先睹为快，先尝为幸。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，中龘村考出一名进士，林杞材，字万英，号桂山，官至内阁中书，曾为咸丰皇帝恩师。一次林中书回乡省亲，将家乡的麻驼石斑鱼油煎椒炒，带回京城做菜，午餐时正巧碰上嘉庆帝到来，避之不及，而万岁爷非要品尝，不尝则已，一尝手不释筷，连声夸赞。从此，“麻驼贡鱼”的美誉流转至今，家喻户晓。

如今宝龘河的环境得到综合治理，两岸均已垒坝防洪，山中树木葱茏，田野瓜果飘香，民风淳朴，自觉禁捕，真正实现了天蓝、水碧、山青，是游客休闲、避暑的好地方。

◇ 流年碎影

石岭上的枫

朱蓉

年少时，在家乡，有一段路是我必走的，那便是去姑姑家的路。

父亲姐弟三人，唯小姑姑家最近，其实也不近，离我家还有二十余里地，且需跋山涉水才能抵达。

我那时才几岁，每次去姑姑家，都会兴高采烈一路往前冲，到后来开始哭哭啼啼、叽叽歪歪，被父母连拖带拽才能到达。所以，那段路刻骨铭心。

最不能忘怀的，是石岭上的枫树。石岭，是个路标，位于路途中间。去的时候，有个60度的斜角，需爬坡而上，极累，所以岭头是我们希望尽快到达的地方；岭头上长着两棵参天的枫树，伟岸挺拔，枫干上长满眼睛，炯炯而深邃，从哪个侧面偷窥，都逃脱不了他的凛视，我很怕。每次爬坡累得哭泣耍赖时，爸妈就连哄带骗：“爬到岭头上就好了。”分明是知道我怕那枫树的眼睛。当然，路走完了，到了姑姑家，总有好吃好玩的等着我。

后来上中学，学校就在姑姑家相隔不远的地方，我又继续走了几年。年龄大了些，体力有所增加，但此时需带着上学的行李：一周的米、菜、衣物，有时还得带上勤工俭学的劳动工具，也不轻松。

有一次，因为多带了劳动工具，几乎是连爬带抓，匍匐而上的。爬上岭，累瘫了，睡了过去，做了个梦：偌大的舞台，汽油灯闪烁，锣鼓、二胡、笛子各司其职，舞台中央，我从《阿瓦山寨唱新歌》到《沙家浜》沙奶奶、郭建光二重唱，到男女生表演唱，节目一个接一个，情绪饱满，沉着老练，激情荡漾，赢得掌声阵阵……一觉醒来，大梦初醒，但心情愉快，也有劲了，真正是快步如风。

上学路上，都是全村小伙伴们结伴而行，大家相互照应，肩挑手拎，前拉后推。遇上雨雪天气，别说连爬带抓了，还得借助山坎伸出的树枝，侧身而上，爬一步，退三步，石岭头就成了我们匍行而上的标杆，到了那儿，长舒一口气。每次累到崩溃，爬到枫树身边，见它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，摇着手中的大叶片，给我们送来习习凉风，树叶夹带清香，让我们顿感神清气爽。

◇ 微观安庆

宝龘河的石斑鱼

汪晓楼

宝龘（音同“道”）河原名宝带河，位于岳西县和平乡中龘村境内，起源于多之尖南麓的黄柏山河、驮尖东麓的乌尖冲河，在玉女峰脚下自北向南流经太阳畈。中龘畈下游是林家河，汇来榜河、太埠河流入九井缸。站在多支尖顶南眺此河，宛如一条玉带飘在空中，故原名为“宝带河”。

据史书记载，明末清初，明王朝后裔朱统绪在岳西天堂境内的飞旗寨、桃园寨领兵抗清复明，被称为“石城王”。时因兵少将寡，所驻各寨被清兵攻破后，石城王带领残兵西逃，意欲与河图荆王朱常联手抗清，由于清军穷追不舍，城王带兵逃至三河花墩。接探报，清军已追过黄沙岭，城王在带残兵攀岩越涧，钻

入山林。入山之后，又恐清军尾随而追，就在途中丢盔弃甲，下马步行来到宝带河边，在玉女峰顶安营扎寨，将军中大旗插在现中龘村宝带河东岸柳林畈中。距柳林畈不远的北边有一高山，山腰有一大坪，可聚千余人，城王每天带兵在此坪中操剑练兵，在山顶上摇铃收兵。从此之后，来榜镇就有南访山、卸甲岭、下马畈，宝带河东岸留有光岩寨、摇铃尖、操剑坪等地名，宝带河也就更名为宝龘河。“龘”即军中大旗。

宝龘河两岸风光秀丽、景色迷人。由于两岸植被优良，河水春、秋、冬三季清澈见底，绿如翡翠，河床上乱石垒垒，大如屋，小似卵。河中只生长着一种鱼，周身黑斑，头小

